

1509

26

江上史资料



第三辑

87



目 录

对敌斗争的几个惊险片断.....	张云峰 (1)
战湾和王口桥 阻击 战.....	文史科 (13)
矢志抗日的女战士张传芝.....	县妇联 (16)
抗日民歌一首	
——劝夫参军.....	孟广忠 (18)
枣杭惨案.....	次邱乡志办 (19)
李庄惨案.....	陆 华 (21)
怀念陈伯衡 同志.....	张云峰 (23)
汶上名中医路守刚传 略.....	文史科 (26)
束氏兄弟传略.....	马兴才 (34)
松年及其书画简介.....	李纪平 (41)
爱国志士马良翰.....	李纪平 (44)
赵二其人	马潮声 (46)
我的祖父——晚清武进士林金 镜.....	林福岩 (55)
汶上梆子戏.....	文化局史志办 (59)

汶上县女子小学	教育史志办 (68)
仁义胡同	王恩正 郭荫泉 (71)
汶上的民间工艺	
——纸札	文化局史志办 (72)
乡农学校的漫忆和浅议	林静轩 (76)
我对乡农学校的回忆	何文廉 (82)
梁漱溟先生沂蒙行侧记	王曙坡 (86)
汉卫尉衡方墓及碑	文史科 (95)
汶上县宝相寺塔	张燕南 (98)
简介我县几件出土文物	王俊川 (100)
“中都”小考	县地名办 (102)
鲁西黄牛和小尾寒羊	梅华豪 廉恩纪 (104)
汶上县中药材简介	何光荣 (109)

附

汶上县政协中都书画展选登

对敌斗争的几个惊险片段

张 云 峰

每当工作之余静坐闲思，或在年节回忆既往的斗争生活，有几个亲历的或同志们身历后告诉我的惊险片段和老战友的生动形象便浮现脑际，历历呈现在眼前。现在我把它记述下来，作为我对共同战斗过的老同志的怀念。文中所用人名有的是当时同志们的化名。

一、缴来了两支枪

一九三七年底，日寇侵占了汶上县城不久，一部分国民党溃兵住在城西袁口、开河一带。有一天，我和王英杰到双楼刘启同志家里商量组织抗日队伍的问题，事情谈完后我们俩到村外去散步，正走着，突然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出现了两个背大枪的国民党兵。我们发现后，当时也没在乎。可是，这两个家伙倒对我们盘查起来，硬说我们是日本的探子，非把我们带走不可。这件事被双楼的老村长和一位姓刘的同学的父亲知道了。他们深感问题严重，因为就在前天，这伙国民党兵抓走了一个小商贩，敲诈不成，硬说是日本的探子而把他枪毙了。两位老人唯恐我们遭此不测，连忙上去解释，担保我们是学生，并半明半暗地向这两个国民党兵递过去几块银元。可是，不知这两个国民党兵是嫌银元少还是因为别的，他们仍揪着我俩不放，硬带我俩走。两位老人不放心，也跟着去了。走到离国民党兵驻地袁口只有一里多路的时候，我们都想到如果到了袁口事情就更麻烦了。王英杰比我有经

验，他几次向我使眼色，我也表示会意。走到一个转弯处，我们刷地从腰间抽出盒子枪来，对准了那两个国民党兵的胸膛。这两个气焰嚣张的家伙顿时由“英雄”变成狗熊了，乖乖地放下枪向我们求饶。

两位老人原先并不知道我们带有短枪，见到这般情况也壮起胆子来了，指着那两个国民党兵骂道：“该死的东西，真是狗咬吕洞宾，你们愿死，还是愿活！”这两个国民党兵是鲁北人，表示愿意回家，于是给了他们每人一件旧棉衣、几块大洋，说可以放他们回老家。他们又是作揖，又是打躬，连连称谢地走了。这次与敌人意外的遭遇，我们得了两支湖北造步枪，给汶上的抗日武装增添了一份力量。

二、我们也演过这样的戏

有一次，我和一个老战友同看电影，看到《新儿女英雄传》中黑老蔡带领民兵在一个屋里与敌人持枪对峙的场面时，他忽然说：“你还记得吗？我们也演过这样的戏。”

那是在一九三八年春天，日寇占领汶上县城不久，国民党县长崔伯朋住在城西北离城二十里的沙河站。他和鬼子和平共处，互不相骚，而对我们新组织起来的抗日队伍，崔伯朋不但 不帮助，反而指示一些乡村长对我实行经济封锁，甚至不给饭吃。

一次，我们抗日队伍的负责人陈伯衡同志带领我们七八个人去与崔伯朋交涉。我与另外两个同志随陈伯衡进了崔的县政府，其他几个同志埋伏在对面茶馆里，准备万一出事 好打增援。在谈判快要破裂时，我们的同志无意识地摸了一下佩戴的枪，崔伯朋的护兵以为我们要动武，忽然把枪都抽出来对准我们，与此同时，我们也立即把枪都抽出来了。双方七八支短枪都张着机头隔

着一张桌子对峙起来，空气十分紧张，无论哪一方，只要一开火，双方就会同归于尽。

这时，崔伯朋被吓呆了，脸色发黄，脚手劲也不敢动。陈伯衡同志沉着、机警，猛地把桌子一拍，大声喝道：“把枪都给我收起来！我们是谈问题的，不是来打仗的。”这时崔伯朋才连声附和说：“是是，把枪都收起来。”这时双方把枪都收起来啦，结束了这场“戏”。

在我们回驻地的路上，有的同志说：“好险啊！”也有的说：“你看崔县长吓得那熊样子，真可笑！”大家一路上乐呵呵的，笑个不止。

三、侥幸突围

一九三八年春，汶上人民抗日自卫队成立后，经过短期训练，开赴汶上城东距城二十里的白塔村。此地处于汶上至兖州的公路附近，离城也不远，便于打击鬼子。游击队近二百人，百余条枪，大都是青年农民、学生、中小学教员，也有在旧政府混过事的小职员。大家都有抗日热情，但没有一个人有军事经验。我们住在一座有高墙的地主大院里，当时的想法是便于防守。

住了几天，并不见鬼子的动静。一天夜间，哨兵忽然报告说，公路上有车马声。我们以为是鬼子运东西的，于是把队伍集合起来去截击敌人的车辆，走了不多远，就与敌人遭遇上了。这时我们才发现敌人黑压压的一片，足有好几百人。原来是鬼子想乘我们不备，来包围我们的，没有料到我们迎击上来。由于敌人思想上毫无准备，被我们一阵排枪打得晕头转向，待他们弄清情况后，轻重机枪、小炮一齐向我们打来，火力相当猛烈。我们这支无战斗经验的年青队伍如何能对付得了众多犷悍的敌人呢，指挥员当即决定撤退，还没等敌人布好阵势我们便迅速转移了。这

次战斗，打伤敌人五六个，我无一伤亡。

事后调查：这一夜，鬼子并没有运东西，老百姓也没运东西，很可能是哨兵听错了。事情却这么凑巧，如果这一夜不是由于哨兵听错声音，我们被敌人包围在高墙大院里，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这支抗日的幼苗就有被敌人全部消灭的危险。

四、智捉敌探

团部里的人们纷纷传说，侦察员老杨一个人捉来一个敌探。我去一看，那个敌探正关在一个小屋里。此人三角眼，麻脸皮，五十岁左右，看样子是个狡猾的家伙。

老杨是怎样捉到他的呢？我先把老杨同志介绍一下。当时的老杨四十来岁，胆大、沉着、机警、灵活，是团里著名的侦察员。他不仅多次搞到些有关敌人的重要情报，几次带短枪混进汶上城里去侦察敌情，而且曾在东阿县城门前打死过一个日本兵。

汶上城北二十五里处的杨柳店是一个较大的集镇，处在我抗日根据地和敌占区的交界处。我们的部队每到东平、汶上边界一带活动，总是派侦察员到杨柳店去侦察敌情，监视敌人的活动。杨柳店南四里处的王楼有敌人安的大据点，那里的伪军也常派人到杨柳店刺探我军的情况。王楼据点里有个敌探，外号叫大麻子，是个诡计多端的家伙，他也常到杨柳店活动。时间长了，敌我双方各自通过自己的关系了解对方，暗暗都互相认出来了，只是还没有交过锋。

一次老杨同志外出侦察，开始有些麻痹大意，猛不防和大麻子走了个对面。老杨还没来得及动手，大麻子的盒子枪已对准了他的胸膛，机警的老杨立即看出了大麻子的破绽，他立即抽出枪来，张开机头，大声对麻子喝道：“看你那个枪，连机头都没张开，管个屁用！你看老子的枪。”麻子见自己的枪确实没有张机

头，他傻眼了，只好服从老杨的喝令，乖乖地放下自己的枪，往后退了几步。老杨捡起敌人的枪以后，一边把自己的枪拉开栓，推上顶膛火，一边以讥笑的口吻说：“对不起，刚才我的枪还没上顶膛火呢。”老杨又看了看敌人的枪，虽然没张开机头，却已上了顶膛火，这位独胆英雄不禁暗暗捏了一把汗。

五、城门前杀敌

侦察员老杨同志在东阿县城门前杀死一个日本兵的奇迹轰动全团，事情是这样的。

我们经过多次侦察，了解到敌人活动的规律是：城南门经常有一个日本兵和一个伪军士兵站岗，每到太阳快落山时就关城门，关城门前的一段时间里对进出城的人检查特别严。

一天，老杨征得侦察参谋的同意，拿一支匣枪，张开机头，顶上顶膛火，叫别人用布条给他捆在背后，枪口向下，枪柄微露在脖颈子后边，前边看不出一点破绽；他怕不保险，又借了一支勃朗宁手枪带着。傍晚，他大摇大摆地向城门走去。当离日本哨兵只有几十米时，敌人喊住他，要他举起手来。他举起双手向日本哨兵走去，在离敌人一二米时，老杨猛然从脖颈后抽出匣枪，“砰，砰，”就是两枪，先打死了日本鬼子，又杀死伪军，背起敌人的两支枪就往回跑。这时早有接应的两个同志带着自行车在半路上等着他。等敌人发现追赶时，他们已杳无踪影了。

六、这也是对敌斗争的一种方式

一九三九年的下半年，日寇实行“强化治安”，凡他们能统治的地方都要老百姓办“良民证”。汶上城北大李庄有个敌我都应付的村长李朝良，为人正直、厚道，性情倔强，就是没有文

化。一天他到城里照像准备贴“良民证”，回到家后，碰巧害起了红眼病。他怀疑日本人心术不正，照像害人；他又看了看照像底片，只见上面是红颜色，于是便认定照像吸了他的血，不由怒火中烧，到处大骂日本人。我们的地方工作同志何尝不知道他这是落后的见识呢？我们反对敌人的“强化治安”，多数群众也不愿办“良民证”，他这一骂，大家跟着骂，我们乘此机会进行宣传，这样以来，有大半个多的群众都不愿去照像办“良民证”了。弄得敌人也无可奈何。以后开会，当我们汇报到这件事情时，一位领导同志说：“这也是对敌斗争的一种方式。”

七、赶庙会打鬼子

一九三九年日寇占据着东平县城，梁村集逢会时，每天都有十几个日伪军到会上去，我武工队搞清了他们活动的规律。决定乘机干掉他们，于是挑选了十七八个队员，每人一支短枪，一把匕首，化装成赶会的各类人物。具体分工是：我们共分四个小组，副队长带四个人去搞鬼子，我带五个人去搞伪军，另外两个组每组三个人，看情况打增援；每个人也都做了具体分工，具体打法也都作了详细布置，出发前我们定了两条原则：一、打鬼子的那个组没打响前谁也不准先打枪；二、在任何情况下不准打伤一个老百姓。

和我们侦察的情况差不多，到会上去的有六个鬼子，四个坐在凳子上听一个姑娘说大鼓书，另两个到群众中踮跬去了，七八个伪军在茶棚里喝茶。各组都按计划慢慢接近敌人。副队长那个组在敌人背后与敌人相距已不到一公尺，他暗使信号将要动手时，忽然外面“叭”地响了一枪。四个日本人警觉到有问题，正要站起来，我们动手了，子弹从三个鬼子的胸部穿过直打入地

下。另一个鬼子站起来就想跑，被我一个队员拦腰抱住，夺下他的枪，还没来得及搞死他，他一头钻入群众中。我们怕伤害老百姓，不好开枪打，让他跑掉了。听到枪声，茶棚里的伪军还没来得及站起来，几支枪口已对准了他们的胸膛，他们只好乖乖地举手投降。我们一枪没打就缴获了七支步枪，俘虏七个伪兵。

前面说过，我们出发前定了两条原则，其一就是解决鬼子的那个组没打响以前，谁也不准打枪，那么，打响的第一枪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是一个伪兵认识我们的一个队员，知道他当八路军，在村边上一见面，伪兵老是盘问我们这个队员，我们这个队员想尽一切办法来和他磨时间，只要解决鬼子的那一组的枪打响了，什么事情都好办，可是伪兵继续纠缠他，甚至要搜他的身，他身上带着枪，一搜身不就暴露了吗？他想溜走，伪兵要开枪打他，在旁边的两个队员看到不动手不行了，猛地把伪兵拦腰抱住，伪兵的枪朝天响了，队员们很快用匕首捅死了他。这就是响的第一枪。说来凑巧，这一枪如果早响三秒钟，敌人提早警觉起来，这一仗可能就打不成功。

八、和尚科长

汶河北岸，泰安县的西南部，有一个地方叫护鲁山口。在护鲁山口的附近有个不大的寺院，住着三个和尚。每次我们队伍到这一带活动时，我们就来和这些和尚谈谈。其中有个年轻的和尚法名宏法，因为家贫从小到这里出家的。他聪明勤奋，热情好学，除老和尚教他外，他自学程度已能看懂《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书。并练就了一笔好字，附近村庄群众的地契、书信、对联等都找他写。他思想豁达开朗，要求进步，时间长了，不仅懂得些抗日救国的道理，甚至连共产党的理论、宗旨他都懂一点。渐渐地，他愿意为我们办些事，并以和尚的身份或化装成高

级和尚到汶河南岸搞情报。他在济宁大寺院里受过戒，头上烙有两排豆粒一般大的白点，并且有度牒，也有袈裟。受了戒是有身份的高级和尚，所以他的活动敌人不大注意。

和尚实际上成为我们的地下工作人员了。时间一长，也难免出现破绽，后来敌人开始注意他了，日本人曾审问过他一次，以后又到庙里去抓过他。在庙中实在呆不下去了，他干脆就地参加了八路军。开始他在团里当文书。一九三九年，部队改编后我们就分手了。

一九五一年，我到南京去开会，想不到又和他见了面。他已当了某师的宣传科长。老战友久别重逢，格外亲热。他向我谈及部队里的活动、多次战斗及许多老战友的情况。他告诉我：每当部队与寺院交涉事情的时候，总是派他去，十去九成，因为他懂寺院里那一套规矩。当我问到他现在的生活情形时，他神秘地笑着说：“吃饭时告诉你。”当晚到饭厅吃饭时已有七八个同志在那里等我，虽然分别十余年，这些同志我还都认识，都是原来我们那个团的老战友，只有一个女兵，还带着个两岁三岁的小女孩，落落大方地坐在那里，我正要问她是谁时，一位同志抢先介绍说：“这位是我们和尚科长的夫人。”

九、遇敌脱险

一九四一年以后，日寇不断在各地增设据点，并频繁进行“扫荡”，我东、汶、宁根据地的抗日形势日趋恶化。有一天，敌人正在进行“扫荡”，我和两个战士从北城子到云尾去，刚走到刘家所的北边，忽然一个战士轻轻对我说：“前面有敌人！”我抬头一看，前面三四十米处有十多个鬼子和三十多个伪军向我们迎面走来。此处是一片开阔地，我们后退不行，左右回避也不行，只有硬着头皮迎上去。我低声对两个战士说：“沉着气，别

惊慌，如果被敌人发现了就拼！”走着走着便和敌人遇到一起了，他们在路上走，我们在旁边看。路两边还有十几个老百姓，有些是很面熟的，我认出其中一个是我们的民兵，还有老村长。敌人过去一半了，没理睬我们，我正暗暗感到侥幸。然而一个伪军头目忽然盘问起我来了，盘问得还相当详细，问我哪里有八路；还要动手搜我的身。因为我们都暗带着短枪，这时我有点紧张，两个战士和老百姓也有点紧张。我暗暗做好准备，如他真搜我的身，只有拼个你死我活。说来凑巧，正在这紧要关头，东北方向响起了枪声。我乘机指着枪响的方向对那个伪军说：“八路军就在打枪的那个地方！”于是敌人不再纠缠我，即向枪响的地方走去。这时老村长、那个民兵、老百姓和我们三个人都会心地笑了笑，表达了脱险后的惊喜心情。老村长又向我摆了摆手，暗示我们赶快离开这里。

十、我们都是中国人

就在我们遇敌脱险的那一天，我们三人走到汶河边树林里停了几个小时，到下午三时左右，估计敌人走了，我们就到村子里去看看，刚走到沟头村西头。一个老农看到我们，大吃一惊，连忙说：“村东头还有敌人，赶快离开这里！”于是我们便顺着来的路往回走，在村西南又发现了敌人，进退都不行，这时，我们发现一高墙大院的大门正敞着，我们当即立断，便闯了进去。

这是一家日趋破落的地主，主人叫贺文卿。他父亲曾是一带著名的大乡绅。贺文卿继承父业，也念过一些古书，并到济南等大城市跑过生意。他有一个儿子原是济南师范的学生，“七·七”事变后，一直没回家，听人家说，他改名换姓当了八路军。贺文卿在当地为人并不坏，他有自尊心，也有些胆识，不过他爱出风头，喜欢别人奉承，乐于排解邻里的纠纷，帮助别人解决些小困

难：他在这之前又当过乡长，是这一带的较打腰的士绅名流，所以三教九流，甚至汉奸、伪军遇事也要让他三分。他虽然政治背景很复杂，但在抗日战争中基本上还是倾向我们的。

我们进了大门，径直来到后院，几个妇女正在厨房做饭，一个说：“有客人来了。”另一个青年妇女大概认错了人，她说：

“那不是表叔？”我们进入上房后，正好贺文卿在家。他初看到我们有些惊慌，稍停一会突然说：“我的大队长啊，你怎么这个时候才来呀！”我直接了当地对他说：“现在前后都被敌人封锁了，暂到你这里避一避，我知道你有办法。”我还明确告诉他：

“如果你家发生事情，我们都落个同样的下场！”他这时也沉住气了，拍着胸膛说：“你放心，我们都是中国人！有我就有你们，有你们就有我。”

他和我商量后，觉得我们在上房不合适，伪军常来找麻烦。他把我们带到他儿媳住的一座偏房去后，便在上房应付情况；怕我对他不放心，还主动叫他大儿子象人质一样陪着我们。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没有什么情况。傍晚时候，一个伪军官带领几个伪兵来了。我们连忙掏出手枪准备应变。但这些伪军到他家是拜访性质，喝杯茶就走了。此后不久，又来了三个伪军，在他上房门口站了一会，说了几句客气话便告辞走了。

天黑了，他非请我们吃饭不行，并准备了酒。吃饭时，他端起酒杯对我说：“给大队长压惊！”我也半开玩笑地说：“我们初到时，吓得你那个样子，还是给你压惊吧！”

十一、松柏常青

在汶河北岸紧靠泰安、肥城、东平三县交界处有座小山，对岸便是汶上、宁阳两县交界处，此地拂晓鸡鸣时，五个县的群众都能听到，因而人们就称这座小山为“五鸡台”。

此地是东平至泰安的要道。河水低落时，当地群众在河中搭个小木桥，于是也成了汶河南北的要道。小山附近没有村庄，只有一家小店，过往商旅常在此落脚，喝杯开水，天黑不能再走时便在此住一宿。小店很简单，前后两栋房，前边一栋做饭兼旅客休息吃饭，半间是店主人老夫妇的卧室；后边一栋搭了两个通铺为旅客休息用。店主人约六十岁左右，本来名叫沈兴武，穷人的名字总是叫不起来，他排行第五，年龄大一点的人都叫他老五哥，年轻人叫他老五叔。老人厚道、刚直、诚恳，不大爱讲话，但与合得来的人也常常叙叙知心话，是附近农民、来往商旅都信得过的好人。他的大儿子入赘北山一家农民，小儿子参加了八路军。

我们的地方工作人员、游击队员、侦察员都到过他这里，时间长了，彼此都熟悉了。老人虽是少言寡语，但很精细，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什么是好事，什么是坏事，他都有自己朴素的见解，每件事情心里都有个底，有一次他对我说：“你们都是些好人啊！整天的挨饿受冻，有时豁出自己的命来。我六十多岁了，经过袁世凯当大总统，到国民党，几代当官的，哪个是为老百姓呀！不用讲，日本鬼子更坏。我看到你们这些人，就想到中国的老百姓有盼头啦！”

时间长了，小店实际成了我们的情报站。敌人“扫荡”时，他掩护过我们地方工作人员；日寇追赶游击队时，他故意给敌人错指方向，使游击队脱险。

有一天，我宁阳县的杨县长只带一个警卫员，被敌人从河南追过来。在十分紧急的情况下，杨县长二人进入店中，被老人隐藏起来。敌人已看清杨县长两人跑进这个小店，他们把小店包围起来反复搜查，甚至连土坑都拆坏了也搜不出来。敌人审问老人，老人一口咬定不知道；毒打他，也说不知道。敌人恼羞成

怒，就把老人吊在树上活活打死了。

这两栋房子十分简陋，敌人为什么搜不出来呢？原来老人挖了个地洞，洞口就在锅腔内的石板下边，人下去后，把石板盖上，放上锅，锅腔里面再烧一把火，只看到锅腔内有火，谁也想不到火下面还有洞。

敌人走后，杨县长和当地群众就把老人的尸体安葬在小店旁边的几棵老柏树之间。

一九六二年，我到山东开会，专程到那里去看了看。小店没有了，一片杂树林也没有了，只有十余株老柏树陪伴着老人的坟墓。当地群众还给他立了石碑，刻着“烈士 沈兴武之墓”。至今，每到清明节，一些群众，特别青少年都来为老人扫墓。



战湾和王口桥阻击战

文 史 科

一九四七年七月，我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为了粉碎蒋介石毁灭解放区的反革命计划；为了扩大解放区，使解放区连成一片，得以相对稳定，实行土地改革，发展生产支援前线，扩大革命的规模和影响，从根本上动摇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以奠定革命在全国胜利的基础，此时我军采取外线作战的方针，即把革命战争由解放区转移到国民党统治区。

大反攻之初，我第二野战军横渡黄河三百里，以二十一天的时间，歼灭敌军九个半旅，转入外线。华野西线兵团也尾随二野转入外线。此时驻守汶上之敌为吴化文部赵广兴团。

为了牵制和消灭敌军有生力量，在战略上争取主动，是年七月，我华野十纵以两个师的兵力包围佯攻汶上城，诱敌邱清泉部新五军从莱芜到鲁西南的黄河边，以消耗和杀伤其有生力量。佯攻一周，果然将新五军招来，我围攻汶上城的各部队便迅速撤出战斗，转移至汶上西南部的白马河、徐村、战湾一带，并在此构筑工事，摆出迎击敌人之势。

战湾村北、西均紧靠汶河，是敌西渡汶河的必经之路，我军以一个连的兵力防守此渡口，阻击敌人，掩护我主力部队向西南方向转移。敌军进入汶上后即布置兵力，企图截击我军，并扬言消灭我军于汶上西南。敌司令部驻汶上城，敌军前哨驻枣杭、高丽、鹿庄桥、小徐村一带，以扇形之势攻击我军，炮火集中在高

丽。敌军入汶的当天下午，即配合匪特高廷符和赵广兴团出动兵力向我战湾阻击部队发动攻击。他们先用飞机轮番轰炸，伏冲扫射，继之以大炮轰击，我阵地左右弹坑遍地，上空硝烟弥漫。但是，我军战士沉着、冷静、机智地等待着来犯之敌。轰炸过后，敌人开始用一个排的兵力向我攻击，当敌人接近我阵地前沿时，我阻击部队各种武器一齐开火，将来犯之敌全部消灭。紧接着敌人又以两个排、三个排乃至一个营的兵力冲向我阻击部队，都一次一次地被我击退，我军阵地巍然屹立。这天下午的轮番战斗中，共毙敌一个营左右。傍晚，炮火停息，而敌人的红、绿信号弹不断射向空中。我阻击部队的同志们经过半天的激烈战斗，在这战斗的间隙又紧张地修补被敌人打坏了的工事，修整武器，做好迎击敌人再次进攻的一切准备。这时疲惫不堪的敌人已无再行进攻之力，我部队除留必要的警戒人员外，大部分同志都安静地休息下来。

次日拂晓，敌人陆空配合向我阻击部队轮番攻击，我部队战士英勇战斗，不怕牺牲，一次又一次地击退敌人，始终占领着我阻击阵地，未让敌人前进一步。晚上，我阻击部队在胜利完成阻击任务后，主动撤出阵地，转移至距战湾三华里的王口桥西，留一个班的兵力构筑工事，继续阻击渡口，其余同志迅速转移，向主力部队靠拢。

王口桥渡口西，沿汶河堤岸是一片锯掉树头的柳树林，新长出的枝条茂密葱茏，是一条天然掩体，我战士隐蔽其中，以待来犯之敌。距堤岸五米处有一株叶茂弯身柳树，是用机枪封锁渡口的有利位置，我机枪射手隐蔽其上，以待射击敌人。

中午十二点，敌人开始架桥，战斗开始打响。我堤岸下柳树丛中的战士配合着弯柳树上的机枪射手，集中火力对架桥之敌进行射击。敌人一批一批地倒下去，尸体坠入河中。但敌人始终未